

海水湛藍

水藍色的海，魚鱗似的波濤捧著幾艘舢舨搖搖盪盪，遠遠看，像緞藍色旗袍鑲了銀色的琉璃在陽光下發亮。這景象在我腦海裡織了二十四年，每一幕細節我都非常清楚，白天的琉璃海在子夜時會換上吃人的袍子，凌晨十二時開始飄臭，隱晦的月光下，照出一群流亡海上的北越女子披頭散髮的模樣。十數名壓在船艙底下搶不到空氣的偷渡者層層疊疊被抬出了艙口，冤冤枉枉地沒有了呼吸。

其實我很不願意回想這些，母親更早不去想。她當時還不知道落點在這座島嶼的同時，就註定是這座島的女人。命運的手把父親剛數完的饅頭屑灑在母親的鼻腔周圍，讓他們在彼此的最後一天遇見彼此。父親說，那天他吞完最後一口饅頭就要去買船票回基隆港了；母親說，那一天她準備投海找姊妹們團聚，反正回不去，也跑無路了。父親當完兵，順道牽回那名流浪在澎湖沙灘的女子，跪在祖父母的跟前說他們要結婚。婚後父親幫母親入了籍，弄妥身分證，讓母親成為這座島的女兒。

今晚的我究竟怎麼了，老想起這些陳年往事，桌上躺著五十六本的作文簿，題目千篇一律「我的母親」紮實地壓榨我的思考，學校因應五月母親節舉辦的作文比賽可是苦了我，看到一篇篇學生寫的媽媽那樣五花八門，我便無可救藥地想起我的母親，以及她的籍貫她的輪廓她的口音對我童年生命的箝制。假設地想，我的母親是正統的台灣籍，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有不一樣的出口；又或者我的母親是純良的歐美籍，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會多一道固若金湯的保障。事實上，我是越籍新娘的女兒，在純正台灣人的眼中，我是一粒台越混血的海沙，偷渡在母親的血液裡飄洋過海落地生根並且裝作若無其事。

時刻晚上八點過六分，客廳傳來八點檔的潑辣女子要爭財產的聲音，母親的聲音夾在機械音裡，義憤填膺地數落那女子的不是。陪她一同看電視的父親，正裸著上身面對強扇的吹襲昏昏欲睡，不久鼾聲響起，微胖的軀體伴著母親高昂的情緒守著電視機相濡以沫，說是一種夫妻間的體貼。母親不正經地學電視裡那個女人貽指氣使的口氣與態度，口音進化到聽不出任何越籍的痕跡，我不說，她不說，村裡的人不說，沒有人會知道她是北越女子，偷渡客。

我放棄聆聽客廳的聲音，專心思考我的思考，我下意識攬鏡一照，深邃的眼窩和高挺的鼻樑曾被懷疑是原住民，那也值得開心，是一種劃清界線的開心。界線劃清了，我便與台灣的人事物無異，我不說，她不說，我便是道地的台灣囡仔。

那是努力二十多年才有的具體成果，這樣說並非我討厭自己身上的越國血液，或者看不起母系的血脈，而是這座島嶼原本就有它固定的屬性和經營模式，稍微岔出軸心外的便是外來者、加入者。格格不入的眼神張貼在國小校園裡，那懾人的眸子一閃一閃的瞪著我，只要我一開口便會洩露更多的秘密引起同學間的激烈反應，於是我害怕在大庭廣眾之下說話，玩，或者表達自己。只有不斷的沉默才能保證自己是安全的，甚至最好消失。那時的母姊會是我的夢魘，同學的媽媽樸素地坐在教室後方聆聽老師上課，我的母親搖著一串響叮噹的連綴耳環來學校，只要我過於安靜，或者安靜十來分鐘，她便代替我舉手請老師喊

我上去解數學題目。那時的我胸口痛得發脹，長大後才知道是一種無地自容，羞憤得想死的感覺。但當時的我不知如何表達我的情緒，雙手習慣性的握拳，握得緊緊的，咬著唇不說話，像在生著誰的悶氣那樣無可商量。

於是我養成獨立的性格，上下課我自己走，從來不要家人接送，極力擺脫趴在身上的籍貫鬼魅，迫不及待。

現在當然不會這樣偏激了，每回上課途中，遇見數不清的外籍媽媽大方帶著小孩上課的情形與我童年時左閃右躲的猥瑣形況大不相同，他們自在從容的態度漸漸融化我內心長年的凜冽，讓我有種被了解被釋放的輕鬆感，說服自己將二十餘年的籍貫重擔卸下。

遠方黑潮的聲浪包圍著這間屋子，我面對一扇舊式的格子窗迎著鹹濕的海風吹皺我的意識，一回神發現母親已不在客廳，父親的鼾聲換了頻率，忽急忽緩附和著潮流的聲線。牆上的鐘走累了，歪在十一點五十五分上頭，對不眠的我是一種告誡，告誡我再不入睡，就要穿過二十四年前的時光走廊與我披頭散髮的母親相見，隱晦的月，如魅的夜。我深吸一口氣，決定離開書桌至廚房泡一杯濃茶讓思緒停在撮茶葉、注開水、闔杯蓋的動作上，然後用烏龍的精神來清理這煩人的月夜和扎人的心緒。

學生的母親在烏龍茶精裡愈來愈有輪廓，這夜顯微了別人家的溫馨，也放大我童穉時期的叛逆。批改了十來篇之後，我發現每個家庭的媽媽都如月光一樣溫暖，都與太陽一樣光彩，都與鬧鐘一樣準時，甚至零缺點泛大愛猶如媽祖觀世音。然後，我想到童年時候的母親，那個老愛戴及肩的垂墜式耳環四處參加廟會活動的招搖母親。她那時的口音連小童都瞞不過，她的外向性格在有心人士以訛傳訛下，變成北越的酒國交際花、美國大兵的應召女以及其它無法見容於社會的情色職業。

這些難堪的言語，母親也許聽過，但她當時可能不懂「應召女」是什麼，以為是什麼有趣的工作，她也許會想試試，賺點錢給我買衣服零食什麼的。父親就不同了，一輩都在碼頭當卸貨工的父親當然懂，而且懂得透徹，血氣方剛的男人誰無那種經驗。只是他無法容忍當年徘徊在澎湖沙岸的可憐女人受到村人言語的蹂躪。這一點，想必父親比我難受，如果我是一枚陷在沙灘上的貝殼，那父親便是那片沙岸，在我快要窒息的時候盛著我的身軀，解救將溺的我。他自己的心事栽在一手一手的啤酒液裡愈洶愈困，有一陣子，父親每天帶著濃濃的酒氣上工，活像從酒槽裡爬出來的懶散醉漢。

我開始逃學，早自修結束，第一節上課開始。我習慣泡在柑仔店看人家打玻璃彈珠，玩戳戳樂，喝黑松汽水。我買了十顆沙士糖打算慢慢的含，化了，再撕；再化，然後等天色暈成波斯菊黃，一地橘色的糖果袋與一地的菸蒂形成兩頭失落的世界後便分道揚鑣，老人與我，各霸佔長條椅的一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空洞裡面還是空洞。我跳下椅子走回家，在巷子口遇到母親，我下意識往後縮，她沒打我，牽起我的手，嘴裡唸著我聽不懂的語言，那個充滿隔閡的越國語言。

頓了頓紅筆，手肘支著腦袋，我竟然想不起母親從前的職業，我竟然毫無印象。都是

一些沒有名稱的臨時工和說不出名目的職業讓她忙了一整天回到家裡無法對父親說出具體的別名而飽受懷疑。我記得當時母親傻笑搔頭的無辜模樣與父親插著腰一臉寒霜的表情形成強烈的對比。那時的我適時裝乖巧，自動自發拿出國語簿子寫生字，順道將攔了一個多星期的數學題目老老實實地解完。臨睡前父親的氣還沒消，抱著枕頭到客廳繼續生悶氣，我依偎在母親的腋下，聞著她的汗羶緩緩進入夢鄉。

我直覺他們是互相了解的，只是我不明白父親為何總是固執地要親耳聽見母親對他否認一切才願意息怒。

我捧著烏龍茶哈氣，大敞著格子窗，遠方的燈火悠悠盪盪，是夜釣的船隻起航了。凌晨三點十五分，仍有一半的作文簿尚未改完，明天要送出入圍名單，我明明該心急如焚卻又不想太趕，別人家的母親醒在我的夜裡，我得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挑出最優質的媽媽與別間學校的媽媽一較長短。這樣的母親多麼令人欽羨，開誠布公，無需隱藏。簿子裡的媽媽不全是台灣人，印尼、越南、大陸的籍貫佔了泰半，她們全長得清清白白，高跟鞋、垂墜耳飾、透明衣衫、濃重香水成為「媽媽們」的特殊標籤，學生寫來毫不忸怩，像是「我媽本來就是這樣」的理所當然。這一點不像我，我歛嘆兩聲，究竟是時代的不成熟，還是我幼稚的可笑。

轉身見一室孤燈掌在夜色中如燈芯燃亮了宇宙，縱然孤獨卻有澄清的作用。母親房裡有聲響，拖鞋拍脆了地板，從房間走到廚房再繞近我房門外。「啪！啪！」母親要我早點睡的暗號讓我「哦」了一聲，隨即關掉燈源屏氣凝神一直到母親將拖鞋踩回她的房間裡，我才又扭開燈炮熬夜的核心。

我不敢再胡思亂想，天亮之前我必須心無旁騖，那是我的職責，也是我釐清過去的我的唯一方式。

過了多久我不曉得，鄰家的荷包蛋爆香了黎明，公雞啼出一聲晨，屬於人間的氣味和走跳聲陸續出籠。我惺忪地看了牆上的鐘，五點二十分，紅塵醒在醉夜的邊緣，如睡亦如醒。被我分門別類的「媽媽們」不知有沒有受到委屈，我該如何說服落選的媽媽其實也很好。作文簿還有一本未完成，隱約聽見父親扭開水龍頭漱口咳嗽的聲音，母親的聲音很細碎，從她摸過的傢俱聲音辨出她正在哪個房間做什麼事。母親不會在這時開我房門檢查我的睡眠，一夜漫長，她從不知道我熬夜的能耐。

夜裡忘記拴閉的格子窗架出一張寶藍色的黎明洗滌我疲憊的雙眼，水藍色的海域搖搖擺擺像在晨運的婦女甩著肥臀左左右右。金色的光束射進海底，想像這片海域曾經搭載母親到島嶼的北端與父親相遇相知和相守，粼粼藍液顯示無盡的暗流已經過去，屬於我，以及我母親的海域將永遠湛藍。